

大学生球员蒋文龙化身社区抗疫志愿者 “久违了，绿茵场”

2月底的上海春寒料峭，加上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更是让整座城市显得冷清。天还未亮，来自上海理工大学足球队的蒋文龙就整装出发，开始新的一天。目的地很近，就在小区门口；任务也不繁重，站在小区门口，为进出人员测量体温，然而蒋文龙一干就坚持了三个多月。一次球队视频会议，教练许久不见小蒋应答，后来才知道自家队员正忙于抗疫工作。

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龚哲汇



“因为我是球员，大多数的认可来自于教练和队友。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才刚刚开始，能得到长辈或陌生人的肯定，就觉得这件事没有白做。”

上阵父子兵，防疫三班倒

“第一次知道志愿者是居委会发来的通知，由于我们小区大多数是老年人或是外地的租户，所以真正能报名参加志愿者工作的人并不太多。”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蒋文龙去了居委会报名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身为年轻人，又是大学生，自然要承担起一定的义务，“不是都说‘后浪’嘛，学校或教练都希望我们能为社会尽一份责任，这也是‘后浪’的一种表现。平时我要训练或者比赛，很少有时间服务社会，所以趁着这次机会就报名了。”在居委会领了一身制服、一把测温枪、几瓶消毒药水，蒋文龙正式成为了小区防疫志愿者的一分子。

在报名前，蒋文龙询问了父母的意见，令他意外的是，父母也报名了志愿者的任务，“我刚和他们说这件事的时候，他们很赞同。其实，最终下决心去做志愿者是他们鼓励的。”到后来，蒋文龙一家在小区门口上演“上阵父子兵”的美谈，一家三口几乎将一天12个小时的值班全部包了下来，“有时我爸有点饿了，就直接一个电话把我从家里叫出来，帮他去接个班。一站站好几小时，我也不想他累着。”蒋文龙一家上岗前，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最骇人听闻的时期，“尤其是我妈，一开始总有点担心。每次早上我去做志愿者，她都会看着我戴好口罩，提醒我注意安全。”

疫情期间，蒋文龙所居住的小区实行24小时的检查机制，晚上8点到次日早晨8点，由专人负责，其他12个小时，则由四个班次志愿者负责。“原来我是负责下午的，后来因为很多人复工了，就开始做早晨的班次。”那段时间，蒋文龙每天7点醒来，按部就班地去小区门口，一站便是三个多小时。

防疫工作看似很简单，给进出小区的居民测量体温，或是提醒外卖或

快递的小哥，禁止出入小区。“但当时疫情也比较紧张，所以工作非常严谨，生怕出了问题。包括那些返沪要隔离14天的居民，我也要做好第一道关，让他们去居委会登记。”偶尔有不配合工作的居民，蒋文龙会耐心劝导，“主要是消除误会，其实大部人还是很支持我们工作的。”除此之外，因为有陌生人出入小区的情况，蒋文龙在岗期间会留意眼前人的模样和特点，“因为疫情期间大部分人都宅在家里，所以大概一个月不到，基本上把整个小区经常出入的居民认全了。”

蒋文龙认识了小区的住户，而居民们也记住了这个每次出行都能见到的小伙子。有几天早班，天气还比较寒冷，几位阿姨还悉心询问蒋文龙需不需要早点，他笑着婉拒了对方，“本来就是志愿者，也不好意思蹭吃蹭喝的。”不过，受到邻居的肯定，也让蒋文龙内心感到充实愉快，“因为我是球员，大多数的认可来自于教练和队友。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才刚刚开始，能得到长辈或陌生人的肯定，就觉得这件事没有白做。”都说城市的钢铁森林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，这些天的蒋文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。

5月下旬，上海各高校开始发出复课的通知，蒋文龙也收到了球队重新集训的消息，这意味着他的志愿者工作将告一段落。“这段经历还是很难忘的，认识了很多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帮助过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爷爷，我帮他处理了一些手机上的问题，随后加了个微信成了忘年交。每天我在他的朋友圈里看到很多疫情期间的正能量故事。如果未来再有当志愿者的机会，希望自己还能出一份力。当然也希望疫情早点过去，社会早日恢复正常的秩序，我也可以快点回到球场上。”



曾试训申鑫梯队，人生路口选择读书

大约在5岁时，蒋文龙第一次接触到了足球，抱着希望儿子身体健康的愿望，父亲将他送到了足球培训班。从小学开始接受正式的足球训练，一直到之后的鞍山初级中学、同济一附中，都是上海的足球名校。“说实话一路过来挺感谢足球的，练了足球之后才有了好的学习环境。”

高一时，蒋文龙获得了前往上海申鑫试训的机会，“球队教练看过之后，觉得我表现还不错，想把我留在球队，我也训练了一段时间。但如果长期训练，我可能就此失去了原有学校的学籍，只能选择职业足球这条路了。”

球员的人生十字路口比普通人来得更快，将足球作为终身的职业，还是

回到学校继续念书，是令人纠结的抉择。“当时球队正好换了一位教练，他的风格是喜欢身体更加强壮，对抗硬朗的球员。虽然我在的边前卫对身体要求不是很高，但我这样的灵巧型的球员，上场的时间也不多。”正是彼时，蒋文龙第一次对自己的足球之路有了思考，“我有自知之明，我身体比较瘦小，对抗这方面太吃亏了，如果真的要选走职业道路，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。”

与家人和俱乐部商量之后，蒋文龙停止了在申鑫的训练，返回高中继续读书。从去年开始，申鑫陷入运营危机，今年年初球队宣布退出中国足坛，从此上海申鑫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“当时看到这则新闻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。

毕竟是曾经待过的队伍，就这么没了非常遗憾。”当时和蒋文龙一同试训的队友，纷纷开始寻找下家，“薪水也没拿到，有人去了南通，最远的听说去了四川。我在想如果我当时留下来，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了。”

高中毕业后，蒋文龙被上海理工大学录取，他也时常感叹当初的选择，使他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，“很多球员在我这个年纪就开始赚钱了，甚至赚得还不少。但是踢球足球也是一碗青春饭，过程中也有不确定的风险。包括退役之后如何生活，也是需要考虑的，所以我回来读书是选择一条较为安稳的路，考上大学对我来说不一定是最好的，但一定是最合适的。”

“身为球员还是要用球场上的表现说话”

如果没有疫情，蒋文龙本该在2月份返校，与球队备战训练。原本在5月，球队还将参加一场全国5人制的足球赛事。如今因为疫情，球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，备战工作难以开展，“我们平时是每天下午3点训练，疫情期间就每天下午3点开视频会议，会放一些诸如英超、欧冠的视频来学习。”除此之外，教练也给每个队员布置了体能作业，“如果真的一直不动，回学校肯定是跑不动的，何况家里营养又好，小肚子都要出来了。”

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，全国各地体育场开始有序开放，蒋文龙和队友们也得以重回久违的绿茵场，“我们一般约在下午踢球，相当于也上了一节课。”在蒋文龙看来，除了体能和力量之外，球感也相当重要，“一直不

碰球，球都会颠不起来，更不用说位置感，或者场上的判断了。”

对于蒋文龙而言，足球在校园生活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。加入球队一年，蒋文龙帮助球队夺得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冠军，并在去年的联赛中斩获超级组第三名的好成绩。学校重视，教练科学化管理，是上理工屡次斩获佳绩的重要基石，“平时我们主教练袁指导会提醒我们，我们超级组的队员，对自己的要求要比校园组的更高。”

在学校的支持下，上理工的队员每年都会进行一到两次的外地拉练，在蒋文龙大一时，学校球队去日本进行训练。“当时约战了一些日本大学和高中生球队，尤其是对阵高中生队伍让我印象深刻，虽然身体不如我们，但是

他们的整体性非常出色，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”有时，蒋文龙也会看看日本高中足球赛事的视频，每当他看到几乎坐满的体育场看台时，身为中国大学生的他会由衷地羡慕，“不论是不是职业球员，当有观众看你的比赛，你会有些紧张，但又感到充满激励。我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人能关注中国的大学生足球。”

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蒋文龙与队友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作为球队新生，蒋文龙融入球队进展迅速，“球队不排除外，大家在球场上全身心投入到比赛中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好。”去年球队前往西安参加比赛，蒋文龙水土不服无法上场，可他坚持来到场边看完整场比赛，“当时内心很急，但没有办法，只能尽自己的全力支持球队。”

足球运动中少不了队友间的思维碰撞，队友之间偶然有分歧也是常有的事，“我们球队的气氛很好，最多就是在场上拌两句嘴，但是比赛结束握完手，大家再一起讨论。尤其是一些老队员，会很耐心地解释，年轻球员也会理解。”而遇上球员之间意见不合，主教练大多让队员们内部消化，很少情况下会亲自出马，“袁指导很少会和我们讲大道理，但和他相处感觉很真诚，我们球员彼此坦诚，也是受了他的影响。”

如今回到球队，蒋文龙又多了个“志愿者”的外号。球队内部已经对其进行表扬，主教练号召全队向他学习，“其实都是应该做的事，身为球员还是要用球场上的表现说话。每一个人都各有各的使命，做好自己负责的工作，那我们也就不枉此生了。”

